

论自然美学观照下的陶渊明与梭罗的诗学思想

米彦青

(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作为中外文学史上罕见的曾躬耕陇亩的文人代表,陶渊明和梭罗都主张回归自然,在自然中寻求一种独立的精神境界。东方的哲学思想是陶渊明和梭罗能够在精神上相契合,并在东西方不同的国度和时代中践行抱朴守真诗学的思想基础。他们的诗学思想体现在审美取向上有所不同。梭罗的远离尘世的生活使他与浮华世事、流行社会保留一段距离,并用文字构筑另一种世界,从而保证生活的真正自若。自然在陶诗中,较之梭罗笔下更多一层含义,既是外在的自然环境,也是宇宙万物内在的本然状态,更是一种宗教信仰乃至理想生命形式的象征。但他们的文字都缓解了现实的紧张,带来了心灵的平衡。

关键词: 陶渊明; 梭罗; 自然美学; 诗学思想

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18(2012)04-0005-06

冯友兰的《庄子》英译序言中说“道家坚称万物自生,从而打破了广泛流传的,或者,有的时候是,宗教性的,有关上帝的看法。那个上帝一直被看做是创作者。在这方面道家是自然主义者。不过既然万物皆由自生,世界仍然是有统一性的,这种统一性,如果人们愿意的话,也可以称作是上帝。”^{[1][9]}这个可以称作“上帝”的统一性,只是对梭罗而言,对陶渊明来说,当然也就是“道”。而“道”或者“上帝”或者是其他的什么符号都不过是一个假借的“名”罢了,是陶渊明和梭罗诗意的栖居的布景。纵观古今中外文学史,在文学作品中表述对田园、山水爱恋者比比皆是,然而似陶渊明和梭罗这样能返归自然、躬耕陇亩来践行自己的诗学思想的文人却罕见其俦。

陶渊明和梭罗都主张回归自然,在自然中寻求一种独立的精神境界。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从中享受生命的情趣,这是他们所崇尚和追求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以他们为代表的文人独有的宗教情绪。对陶渊明和梭罗的比较研究,此前已有论文系统论述^①,但仍有可议之处,本文试在自然美学观照下对他们的诗学思想做一论述。

自然中心主义的思想观念,让陶渊明和梭罗由此而生成自己的生存智慧,并以最佳状态深入到自然美的核心,体悟到自然山水的妙处。瓦尔登湖和南山在梭罗和陶渊明的笔下是松风水月的等待姿态。在这等待中伫立的瓦尔登湖和南山,可以看到四季鲜丽的颜色,可以春晚荷锄归,夏午听鸣蝉,秋饮菊花酒,冬吟白雪诗。一切的美妙尽在其中,无须说与谁听。而更多的时候,梭罗和陶渊明在观看着无心的淡云出岫、鸟儿的真谛神理,因而他们的诗学思想即以自然为观察对象,作品也以物各自然的形态呈现,展示出极为深邃清远的优美意境。无论从哲学还是美学角度,都表现了无限自由的、澄明自然的生态形质。如要在自然观照下研究他们的诗学思想,首先要考察他们的生活方式。

陶渊明是东晋著名诗人。据传其曾祖为东晋名臣陶侃,后家道中落。他先后担任过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小官,因不满官场黑暗,辞官归隐,从此躬耕自资,直至贫病而卒。辞官彭泽标志着陶渊明终于从仕隐矛盾中解脱出来,是他

收稿日期: 2012-02-20

作者简介: 米彦青,女,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西部之光项目”访问学者。

崇尚自然思想的胜利。陶渊明是中国古代田园诗歌的开创者。

陶渊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②,然而“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但是“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归园田居》)。经过几番内心挣扎,几番生计考论后,他终于回到田园中安憩。“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庚戌岁九月西田获早稻》)不仅是陶渊明劳动一天回到家后的恬适白描,也是他生命后期的活动状态的写照。作为诗人的他,还把这一切付诸诗学体验。“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辰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陶渊明认为,衣食是人生之道的开端,不劳动什么都谈不到。“他成功地将‘自然’提升为一种美的至境;将玄言诗注疏老庄所表达的玄理,改为日常生活中的哲理;使诗歌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并开创了田园诗这种新题材的作品。”^{[2](59)}陶渊明常常通过描写田园生活的恬美、简朴,表现自己悠然自得的心境。“守拙归园田”令诗人无比愉悦,在“依依墟里烟,暧暧远人村”的乡间,脱离繁琐公文后的陶渊明倾听狗吠、鸡鸣,心静心宁,他感到“虚室有余闲”。在这一点上,梭罗和陶渊明的精神是相通的。

不止于此,陶渊明的隐居,还是对上古羲皇、《感士不遇赋(并序)》神农之后封建社会的全面否定。他说“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饮酒》其二)、 “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饮酒》其三)、 “真风告逝,大伪斯兴”(《感士不遇赋并序》),面对政治腐败、世道恶浊,陶渊明感慨万端,十分痛心。在陶渊明看来,上古的淳朴社会才是“自然”社会。正因为陶渊明的隐居是建立在对黑暗虚伪世道清醒认识基础上的,因此他退隐后躬耕田园,即或日后生活渐趋贫困,甚而需乞食为生,他也不后悔,因为他从自给自足的生活中获得了精神的满足和愉悦,认识到劳动是人类生存的基石。“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宴安自逸,岁暮奚冀”(《劝农》),一个曾经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人,能够真切地赞美劳作,参加劳作,真是非常的了不起。所以梁启超说“近人提倡‘劳作神圣’,像陶渊明才配说懂得‘劳作神圣’的真意义哩。‘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两句话,真可谓最合理的生活之准鹄。曾文正说‘勤劳而后休息,一乐也。’渊明一生快乐,都是从勤劳后的休息得来的。”^{[3](22-23)}在陶渊明笔下,“春雨冬雪,辽阔平

野,各种普通的、非常一般的景色在这里都充满了生命和情意,而表现得那么自然、质朴。与谢灵运等人大不相同。山水草木在陶诗中不再是一堆死物,而是情深意真,既平淡无华又盎然生意。”^{[4](172)}

陶渊明一心崇尚自然,向往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相融相悦的诗意境,陶渊明的自然较之梭罗的自然更多了一重含义,一方面“性本爱丘山”是陶渊明喜欢的具象的自然,也是梭罗笔下赞颂的与草木共荣、和蚁鸟相谐的自然;另一方面,自然是陶渊明人生旨趣,他固守的“道”就是委运自然,是源出于老庄哲学的一种状态,是非人为的、自然而然存在的世间万物的本来面目,是抱朴返真的山水,也是滤去尘网羁恋的人生。“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的陶渊明在脱离官场后对于自然倍加珍惜,他崇尚自然,并由此形成顺化、养真的思想。这些与爱默生的“自然是精神之象征”并不完全相同。自然在陶诗中,既是外在的自然环境,也是宇宙万物内在的本然状态,更是一种宗教信仰乃至理想生命形式的象征。因而,他的“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口号式诗句就表现出一种虔诚的宗教情绪,表达了一种人类健康生存的愿望。

陶渊明以爱自然而返归自然为旨归,频频把深情的目光投向以自然为核心的古朴淳厚、生态和谐的乡村文化中,从中感知民族品德,以此作为拯救人类生存困境、呼唤人性复归的良方。这样,南山附近那与自然契合、神人合一、率真自然、重义轻利、古朴原始的乡村文化就成了陶渊明“皈于自然”的依托,成了生态和谐境界的象征。

《五灯会元》载,在南岳大师门下第十三黄龙禅师法嗣中,有一位青原惟信禅师,他曾就悟道讲过这样一段话:“老僧三十年前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悟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息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大众,这三般见解,是同是别?”^{[5](1135)}学者施友忠以为惟信禅师所提出的“三般见解”,可以代表“由迷而悟”的“三层阶段”。中间一段是“锻炼阶段”,“渡过了这一架桥梁”,“不再受一切知见的束缚”,“如是便能够以超越的眼睛,透过尘网,把感官世界与理想世界看成一体了”。施氏将此第三段之境界名之为“二度和谐”,而且认为此种境界颇近于道家所谓“复归于朴”,而

“所谓‘复归’绝不是一个单纯的历程……而是吾人的心经过磨炼,如醍醐灌顶般悟到它们的新内涵,发现了新宇宙”^{[6](100)}。而“陶渊明的诗,不论是哲理性的,或者是抒情描写之作,常常透露着他特有的观察宇宙、人生的智慧,许多诗都可以看做一位哲人以诗的形式写成的哲学著作”^{[7](2)}。

二

梭罗 H. D. (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 美国作家、思想家。他生长在波士顿附近超验主义思想运动中心康科德村,父亲是小业主。20岁毕业于哈佛大学,曾任教师,从事过各种体力劳动。梭罗在学生时代与爱默生相识,在爱默生影响下,阅读柯尔律治、卡莱尔等人的著作,研究东方的哲学思想,同时以爱默生倡导的“自助”精神进行思考,形成了一套独立见解。

梭罗不是一个渐进式地展开自己思想的思想者,与陶渊明这样具有良好的文化史知识储备和素养的学者相比,梭罗更是一个自然主义者。观察自然,几乎占据了他日常生活的大部分和他精神生活的绝大部分。但是,他又绝对不是一个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植物学家和物候学家,尽管当时已经有不少读者都将梭罗的作品当做地理和植物学著作来读,就连爱默生也惊叹于梭罗的植物、物候知识。同时,梭罗也不是一个“主观先行”的思想实践者。他是真正地认识到自然的价值,并将自然从“对象”、“客体”的地位提升到“本体”和“主体”的地位,并具备完整生命和内在精神思想的原初来认识和感受的。在他,“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成就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8](210)}。一湖一世界,正是梭罗式的思想价值及意义之所在。梭罗为了达到超验主义的境界,拿着一把斧子走进森林湖畔,到瓦尔登湖亲身实践,反映了梭罗回归自然、亲近自然、从自然中领悟人生的思想。而梭罗为什么要去森林?是因为他“希望谨慎地生活,只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来学得到生活要教育自己的东西,”他希望能把生活“缩到一个角隅里去,把它缩小到最低的条件中,如果它被证明是卑微的,那么就把那真正的卑微全部认识到,并把它的卑微之处公布于世界;或者,如果它是崇高的,就用切身的经历来体会”^{[9](79)}。

在梭罗的眼中,自然有宁静的美,在山鹑的狡计中森林里的各类成员粉墨登场,按它们的方式生活着,享受着泉水、芳草地和森林的绿荫。作者能够静下心来观察森林中的蚁群大决战,从蚁群大决战的惨烈悲壮联想到人类的战争。从对回到森林中的猫的观察让他看到了自然界小动物适应生存环境的能力和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自然的丰富和博大让他发出回归自然的号召。他主张精神世界和自然世界应该平等地交流和沟通、完美地契合在一起,自然能够应和人类的律动,而人类也应该把自己的安详平静传给自然。

老子言“恒德乃足,复归于朴”,这“朴”就是指德。^{[10](12)}人的背后有地,地的背后有天,天的背后有道,道是根据自然。他才不讲以人为本。这让我们想起17—18世纪的欧洲,他们也曾迷恋自然法则。^{[10](14)}求朴论道是陶渊明和梭罗内在思想相通的核心。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从生活的本真状态中认识生活的卑微和高尚,正是陶渊明和梭罗能够走向自然的思想基础。这一思想基础也贯注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从而形成了他们以自然为宗的诗学思想。

由于陶渊明的“隐逸”没能摆脱中国封建知识分子典型的退隐模式,即社会环境的黑暗压抑所致,因而他对于“朴”的追求固然是本性所使,但相对于梭罗将“朴”向世人的积极倡导,他对“朴”的吟诵更重在对一己生活的认可。梭罗认为,“最明智的人生活得甚至比穷人更加简单和朴素。中国、印度、波斯和希腊的古哲学家都是一个类型的人物,外表生活再穷没有,而内心生活再富不过。”^{[9](12)}学者徐复观认为:“在中国艺术活动中,人与自然的融合,常有意无意地,实以庄子的思想作其媒介。”而其作品的境界“便于不知不觉之中常与庄子的精神相凑泊”,甚至可以说,是“庄子精神的不期然而然的产品”^{[11](216)}。陶渊明和梭罗的个性应该是喜好幽寂素淡的,否则乡间的寂静对躁动的心来说是最大的惩罚。但这只是一个前提,他们的心灵与老庄朴素阴柔美学观有相契合之处才是形成个人诗歌或散文朴素、平淡而又纯真境界的关键。道家追求的虚静在陶渊明和梭罗的思想中,有处世和审美两方面的价值内涵。审美态度正是人生态度的自然转换。中国古代的美学基础是伦理化的,审美实际上就是对于物化了的自我人格的欣赏。“物化”这一概念

在《庄子》中首见于《齐物论》篇尾“昔者庄周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12](101)} 庄子曰“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12](529)},当主体忘却外物的羁绊,就能与客体合而为一,最后达到一种“与天为一”、“以天合天”^{[12](525)}的状态。“合”就是“物化”的过程。这种精神的旨趣就在于要使人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精神境界。这是“心斋”和“丧我”之后必然呈现的结果,亦即“虚静”的最高境界。真正把“虚静”作为审美理论提出来并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庄子。《庄子·庚桑楚》中这样表述“不荡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虚静”是庄子精神的内在性和对于自我的超越性,庄子精神,实际上是一种以道为体、以无用为用的自由精神。陶渊明与梭罗的山水田园诗或文从本真上来说,表现了摆脱俗世物欲而回归自然,达到精神上的绝对独立和自由的“虚静”乃至“物化”境界,从而也在审美主体的创作心态和境界上与庄子不期然而然地相遇。从他们与自然和社会的审美关系中,我们俱可反观其思想基础,及由此而生成的人生态度和人格意蕴。“陶钧文思,贵在虚静”(《文心雕龙·神思》)。擅长对自然山水作类似庄、玄读解的陶渊明,极易形成“虚静”的审美态度和创作心理,在对自然万象的超越中表现出新的存在,再现回复本真本根的宁静。“竭力打破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绝对界限,展呈诗意般的世界,使过去和未来作为回忆和预感进入当下生存之中,以至与时间生活环境联在一起。”^{[13](220)}物我同在的结果就是,意象在诗人作品中纷至沓来,万象丛生。因此,在陶渊明的诗歌和梭罗的散文中,闲适的人生内容与审美内容高度一致,生命与自然神遇而做感性化合,并由此催生新的意象。

在一个夏天的早晨里,照常洗过澡之后,我坐在阳光下的门前,从日出坐到正午,坐在松树、山核桃树和黄栌树中间,在没有打扰的寂寞与宁静之中,凝神沉思,那时鸟雀在四周唱歌,或默不作声地疾飞而过我的屋子,直到太阳照上我的西窗……这样做不是从我的生命中减去了时间,而是在我通常的时间里增添了许多,还超出了许多。我明白了东方人的所谓沉思以及抛开工作的意思。^{[9](98)}

梭罗在这里体会到的,其实就是老庄哲学中

“致虚静,守静笃”、“平易恬淡,乃合天德”,让人生顺应自然的精神,也就是陶渊明诗句中“目送回舟远,情随万化移”(《于王抚军座上送客》)的境界。这一点其他学者也曾感知。^[14]

梭罗的远离尘世的生活,与其说是他的个人选择,倒不如说是他对待生活的一种审美态度。他与浮华尘世、流行社会保留一段距离,并用文字构筑另一种世界,从而保证生活的真正优雅、自若。梭罗作品中一部分没有情节的随笔,让大都市的人暂时离开了浮躁的生活,而另一部分则把目光投向社会的良知和理性,寻找一种“永恒的价值”。因此,《瓦尔登湖》已经成了理想主义者的文化诉求。

人与自然的和谐不仅是不同时空中的梭罗和陶渊明留给后人的文学作品中的思想主题,也是当今人类所追求的理想。

三

相类似的诗学基础和同中有异的人生观,使得不同时空下的陶渊明和梭罗在审美取向和人文理念上也有所不同,然而他们的审美态度从根本上来说都源于他们超常的审美能力。

自然的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美,它的生命力是人类的精神源泉。这世界并不仅仅是人类意义上的。当然,对于自然的某种细微的生发变化,并非任何人都能有陶渊明和梭罗那样的反应。这里需要一种感知,实际上就是一种审美能力。审美的主观成分是很大的。它需要想象,更受情感的驱使。陶渊明和梭罗对大自然的感受,出自他们对自然生命力的接受和理解,也出自内心的一种情感。只有当人们不把自然当成自己的对立面,不把它当成征服的对象时,才可能去欣赏它的美。

在陶渊明和梭罗的作品中,山水田园风景是人物活动的背景,亦是其评论者,时而又是优于人物生活的某种道德或非道德的力量。陶渊明和梭罗用审美和自然的眼光看世界,这种眼光不仅超越了阶级,甚至超越了道德,超越了社会准则。或许他们的创作冲动本身就来自这山水田园,因为从他们一生的创作看来,他们从来就没有走出这片风景。山水田园的浸润,山水田园的哺育,山水田园的启迪,造就了陶渊明和梭罗纤敏的审美心灵。他们的眼睛永远是透过居处的山水田园观察

世界,世界永远叠印在这片风景上,这就是陶渊明和梭罗的审美目光。在阅读他们的作品时,我常常会遇到一则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故事: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15]当陶渊明和梭罗没有生活在南山下和瓦尔登湖畔时,则山与湖都是寂寞的,而他们的心灵也在凡尘中焦渴和寂寞着,但当他们终于栖居在湖山之边时,湖和山也因了作家的品性而明白,而朗润起来。

陶渊明和梭罗都曾真切地从美的角度凝注生命,从美的角度关注生命。从美丽被扼杀痛惜生命失去的残酷,从美丽的倏忽消失领悟生命的珍贵。当我们隔了岁月却没有隔了思想地走进陶渊明和梭罗的诗文中,就是想要借他们的目光,看他们在近20个世纪和近两个世纪前是如何以深邃的目光看待世界、体悟自然,遥想世界这一客体 and 诗人这一主体间如何依稀弥漫起一幅幅山水画卷,并且终于物我两忘,不分主客。

时间湮灭了许多东西,磨蚀掉许多细节,改变了事物的面貌。但时至今日,读陶诗,读梭罗之文,我们时时能感觉到山水的灵气氤氲其间,缓解了现实的紧张,达到心灵的平衡。

英国哲学家休谟说过“美不是事物本身里的一种性质。它只存在于观赏者的心里,每一个人心见出一种不同的美,这个人觉得丑,另一个人可能觉得美。”^{[16](108)}陶渊明和梭罗都极重美感,只有美感的存在才有感性世界的美的存在。徐复观在分析了庄子的思维方式和艺术精神的特征后指出:“艺术地超越,不能是委之于冥想、思辨地形而上学的超越,而必是在能见、能闻、能触的东西中,表现出新地存在。”^{[11](93)}“在中国的传统里,悟性的完善并不总在于把握事物的某种大的、起结构作用的原理;悟性也同认识事物的妙处有关,那些细微而神妙的地方。”^{[17](122)}陶渊明和梭罗都很看重山水本身所具有的客观的自体美质,对外物有着亲切的依赖性。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既不舍弃感性客体又能超越以精神的审美态度,借自然景色来展示境界的形而上超越,从而具现出关于人生、自然的哲理大意境。诗人在对自然万象的超越中获得回复本真本根的宁静。

陶渊明和梭罗的作品所要阐释的乃是一种相同的后现代的文化现象——那就是“文字流”与“时间流”互相配合、互相衬托的现象。时间的流动与生活的流程,本来就是没有起点、没有终点的,它就像那无始无终的河流。唯一能把那继续流动的时光“固定”下来的,也只有靠文字了。作为异乡异代的作家,他们都选择了抱朴守真的自然景色作为自己心灵的栖息地,并且在这块栖息地上衍生出发自心灵的文字,他们向心灵的更深处漫溯,以文字固定他们貌似琐屑的日常生活中所体现的生命意义。这种描述的重复性体现了梭罗和陶渊明生活超越时空的共性。

梭罗和陶渊明都是真正传统意义上的才子,始终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与诗文关怀,总是以种豆、饮酒、观鸟、写诗、静观蚂蚁、乘凉等事感到自足。那是一个具有平常心的人所感到的喜悦。在梭罗的文章中可以看见陶渊明的影子,他的平淡的散文充满了春天的气息,代表着一种生命的热情和希望,这正是两位作家最可贵的人文胸怀。但陶渊明约62年的生命历程中,经历了中古史上的阔波巨澜,这导致了他生活不断流徙,包括最终隐居田园。他随意自足的人生态度,使他在动荡中得以秉持追求人格完满安于淡泊的准则。而这不变的准则又使他能适应多变的生活环境,且能以丰厚的中国文化修养感染后世、教化学子,把传统文人“兼善天下”的作用扩展到死后的无尽岁月里。所以陶渊明在中国文人文化的悠久传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或许我们甚至会说在某种程度上陶潜塑造了中国人。”^{[18](152)}

读陶渊明和梭罗,我们能感觉到时光凝固。没有时间的流变,没有岁月更迭,因为自然不变,“南山”永在。徐迟翻译的梭罗《瓦尔登湖》的译文序即是这样让人猛醒“你能把你的心安静下来吗?如果你的心并没有安静下来,我们说,你也许最好是把你的心安静下来,然后你再打开这本书,否则你也许读不下去……”那么,只有放弃细微的乐趣、短促的享受,才能得到广阔的宁静和永久的祥和。梭罗和陶渊明眼中的自然是平和的,是如那飞翔的鸟儿一般,以凌空展翅的动作表达着自己的渴望而扶摇直上的。背负青云,低空盘旋,静若松针,动若脱兔,快意的慢板,短暂的永恒,疏密的结合,动静的杂糅,在诗人的心中,这一

幅纵贯古今的飞鸟图,正是那亘古不变的人类与自然相谐的最佳组合。在这幅图中,山的期待与鸟的渴望碰撞了的顷刻,是山不止于山,鸟不止于鸟的永恒静止和永恒飞翔。而在我们看来,彼时的诗人和凝伫的山峦间的这一道风景又何尝不是永恒静止和永恒飞翔的呢?

注释:

①陶渊明和梭罗的比较研究文章有多篇,但从自然角度来谈的主要有王永霞的《在自然的沉思中相遇——陶渊明与梭罗的自然观比较研究》,《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陶渊明与梭罗对自然美的歌唱》,《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陶渊明与梭罗的自然观及其意义》,《陇东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②陶潜著、龚斌校笺的《陶渊明集校笺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77页。本文所引陶渊明诗文皆出此书。

参考文献:

- [1]冯友兰.庄子英译[M].北京:外文出版社,1989.
 [2]袁行霈,罗宗强.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3]梁启超.陶渊明[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4.
 [4]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5]五灯会元:卷17[C].北京:中华书局,1984.
 [6]施友忠.二度和谐及其他[M].台北:联经出版社

业公司,1976.

- [7]袁行霈.陶渊明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8]宗白华.美学与意境[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9]亨利·戴维·梭罗.瓦尔登湖[M].徐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10]李零.人往低处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11]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北京: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
 [12]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3]丁亚平.艺术文化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
 [14]鲁枢元,马治军.元问题:人与自然——关于陶渊明与卢梭、梭罗的比较陈述[J].文艺研究,2011,(2).
 [15]王守仁.王阳明全集:第3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6]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7]宇文所安.追忆[M].郑学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18]孙康宜.揭开陶潜的面具[A].文学的声音[C].台北:三民书局,2002.

【责任编辑 齐昆】

On Poetic Thoughts of Natural Aesthetics between Tao Yuan-ming and Henry David Thoreau

MI Yan-qi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 010021, China)

Abstract: As rare writers of going for farming by themselves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e literary history, Tao Yuan-ming and Thoreau advocated the return to nature, to seek an independent spirit realm in nature. Oriental philosophy of Tao Yuan-ming and Thoreau separated by many centuries of time and space was still mentally fit, also had practice in a corner in the same world of the ideological basis for their own Bao Pu Shou Zhen poetics. Their Poetic Thoughts formed by their different aesthetic orientation. Thoreau away from the earthly life could make him keep for some distance with flashy things and the popular social. He built another world with his word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life of real composure. Natural Tao poem compared to Henry David Thoreau described more layer of meaning, both external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was inherent in the Realms state of the universe. It was a symbol of a religion and even the ideal form of life. But their words have eased the reality of tension, resulting in a spiritual balance.

Key words: Tao Yuan-ming; Thoreau; natural aesthetics; poetic thoughts